

●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CITY PLANNING & DESIGN TDESIGN

PATRICK GEDDES

进化中的城市

——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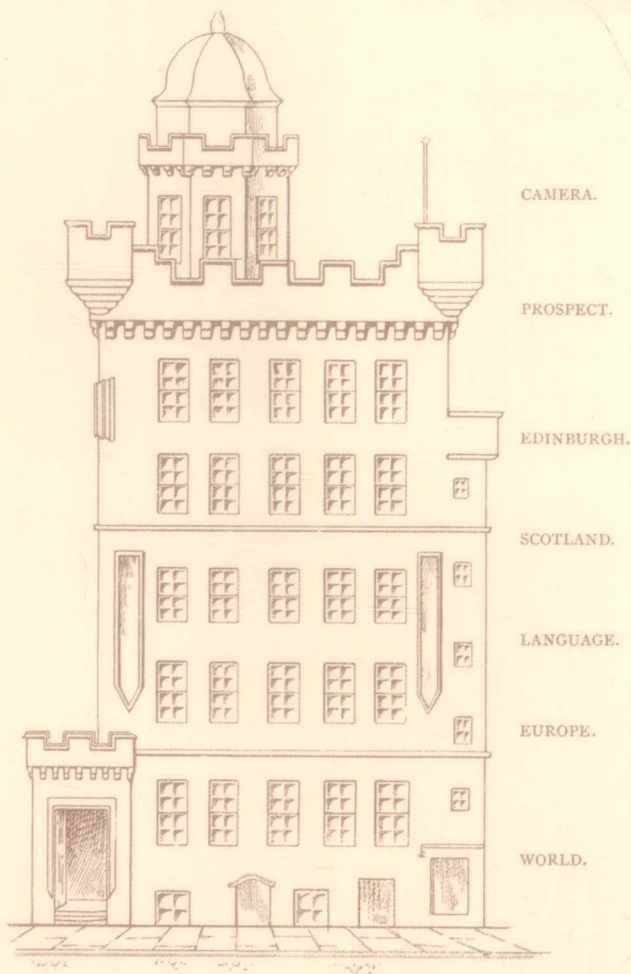
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英] 帕特里克·格迪斯 著

李 浩 吴骏莲 叶冬青 马克尼 译

邹德慈 审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进化中的城市

——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

[英]	帕特里克·格迪斯	著	
	李浩	吴骏莲	译
	叶冬青	马克尼	
	邹德慈	审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 / (英) 格迪斯著; 李浩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2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978-7-112-13812-8

I. ①进… II. ①格…②李… III. ①城市规划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3660号

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Patrick Geddes, 191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责任编辑: 董苏华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姜小莲 关 健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进化中的城市

——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

[英] 帕特里克·格迪斯 著

李 浩 吴骏莲 译

叶冬青 马克尼

邹德慈 审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3¹/₂ 字数: 278千字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0.00元

ISBN 978-7-112-13812-8

(2154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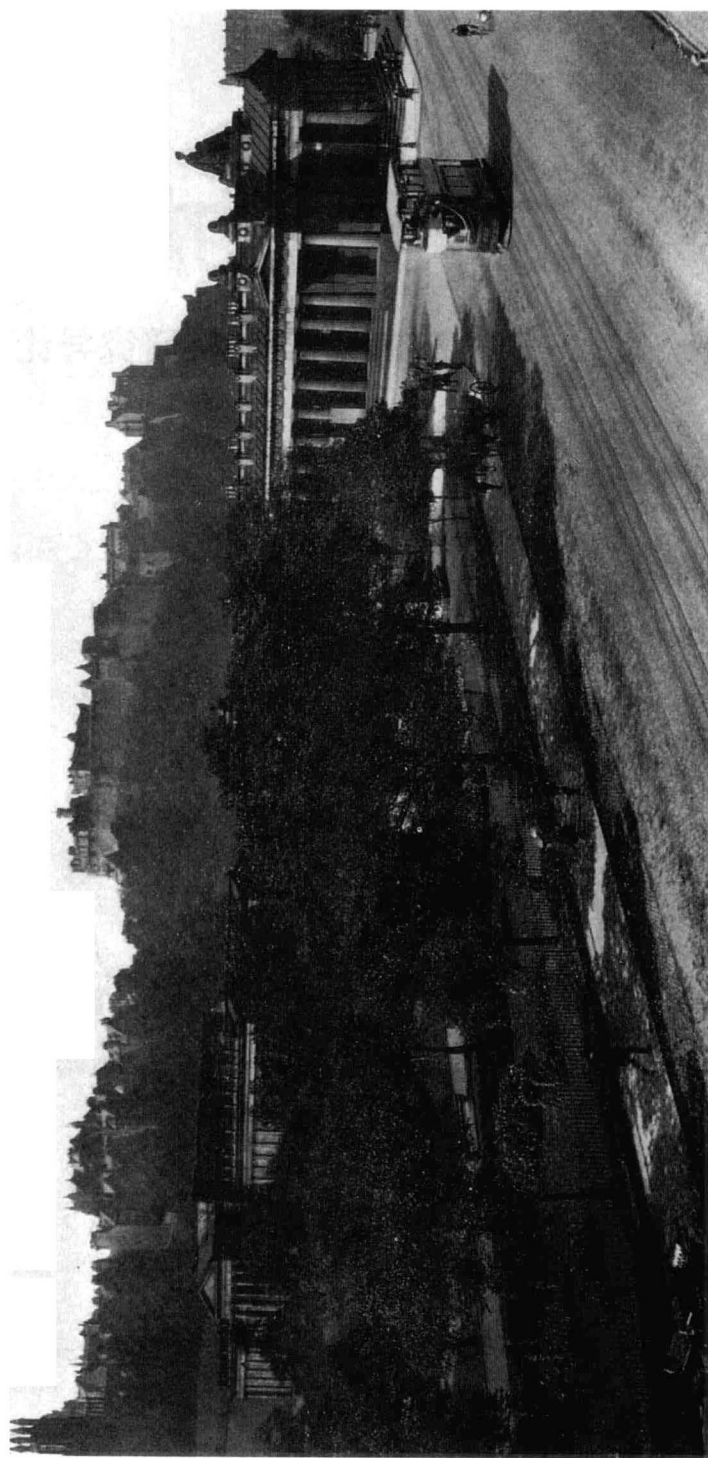
进化中的城市

——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



帕特里克·格迪斯

(Patrick Geddes, 1854.10.02—1932.04.17)



(Photo, Inglis.)

爱丁堡，从王子大街望向城堡和古城

中文版序

这是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史上一本经典著作，虽常为城市规划学界所乐道，但至今未被完整翻译成中文。1998年金经元先生所著《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家：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一书中曾节译介绍过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主要思想，但仍未能窥其全貌。最近李浩等几位同志翻译了作者1915年的初版，历时近一年，可谓是一项艰苦的“壮举”。主要原因是该书原著写作离今已近百年，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语言文字也不通俗，表述方式独异，读来有点晦涩之感。但这些掩盖不住其内容之丰富和思想之深刻。我愿择若干要点向读者作些介绍。

作者写作此书处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处于新旧变革的动荡时期。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大量出现，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国家（表现在大城市）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老工业城市（如伦敦、爱丁堡）工人居住状况恶化，贫困现象突现。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以“新技术时代”为标志的“城市规划运动”。1875年的巴黎改建、1893年的芝加哥美化、1898年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德国当年的城市建设等都进入了作者的视野。

作者本是一位生物学家，但是他视野广阔，知识渊博，头脑睿智。他从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瞭望塔里，跨出生物学，进入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广泛领域，观察城市，认识城市，研究城市。他的方法是走向社会，深入生活，接触实际。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国家推行他的规划方法，其要点应该是：先调查（研究它的历史和现在），再规划它的未来。

作者通过城市研究，较早察觉大城市扩展蔓延的特点，提出组合城市（conurbation）的概念。他对英格兰和苏格兰若干组合城市的组合和划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甚至已预见了美国东海岸的巨大城市链。

作者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工业化社会两个阶段的差别和交替。他把能源和动力作为分野的标志。以煤炭和蒸汽机作为“旧技术时代”，以化石燃料、电力和内燃机作为“新技术时代”的特点，并通过研究来探索城市的相应变化。这对今天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读者会有多少启示呢？

作者重视城市调查，他倡导的调查既重历史，又重现实；既见物，又见人。他强调“人、工作和场所”的关系；认为城市是“人类的家园”。但是，作者认为自己所调查的所谓旧技术工业和旧技术经济活动的综合成就下的城镇，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贫民窟。

作者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城市学者，他云游四方，宣传他的观点，为城市规划美好的未来。他自认为是在推动一个城市规划运动。他举办展览会，与公众沟通；他倡导建立“城市学”（城市科学），认为仅有城市规划是不够的。他说：“如果城市规划是为了迎合城市生活的需要，是为了帮助城市发展，并促进城市进步，那么他必须确切地了解和理解这个城市。为了减轻城市弊病，城市规划需要在治疗开始之前进行诊断。为了表达其最高目标，城市规划必须欣赏和分享这些目标。因此城市规划和城市学必须共同前进。”

作者关于“城市精神”的提出是一段非常深刻的有关城市历史传承（包括物与人两个方面）的精彩论述，今天读来仍有启发。

“城市的进化和人的进化必须同步前进。”

邹德慈

2011年9月6日

注：邹德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前言

从开篇之语到末尾结语，本书显然既不是为城镇规划师或市政议员准备的学术论著，也并非向社会学家或教师提供的城市学教科书，老实说，它是一个导论性的读本。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向公众普及日益复兴的城镇规划艺术和城市科学知识。本书的写作，旨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所有这些兴趣和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并强调与之进行更有准备的接触和更完美的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切，并不仅是一般的道德或经济呼吁，而是试图用具体的论据及地方性的实例来说明，我们的那些长期以来被分隔开来的生活和处世行为，能够通过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市民关系（citizenship）予以联合起来。尽管当前我们有各种困难——工业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但是，在我们周围，仍然有可资利用的公众进取精神，借此，必将全面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工业文明社会。

城市复苏和建设性的努力已全然开始，处于旺盛的发展之中，不仅是为生存，而且也是为更长足的发展，朝向各种各样的鲜花和果实——区域和城市的文学、历史、艺术及科学之鲜花；城镇社会复兴之果实，或著或微。此种复兴，涉及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福祉，在其蓬勃的发展过程中，艺术创作将会被再度激发，并与工业活动比翼齐飞，就像以前那样。

这并非“只是乌托邦”（utopian），尽管老实讲，它确实有点优托邦（Eutopian）。关于城市问题（matters civic），就像单一的科学领域一样，源自所调查和说明的事实，借此我们得到对进化趋势的宏观认知，甚至于预见其更长足的发展；因为，通过经由选择的最优化成长，我们能够培育出更佳的品种。

此外，本书甚至也对职业城镇规划师发出呼吁，尽管对于本书所包含的一些事实，他可能已经有所了解。本书的一个明确原则是，我们的讨论不能过于简单，像很多人那样，停留在对基层问题上的交流而得出简单的观点，譬如涉及美学感受的透视图等。或许可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去探求城市的精神、城市历史的本质及其持续的生命。这样一来，我们的规划设计工作就能去表述、激励甚至挖掘城市发展的最高可能性，并更有效地应对城市的物质需要和根本需求。

对于将要被规划的城市，我们的调查和分析工作再怎么深入都不为过——调查它过去的和现在的最高级形态，最重要的是，既然规划是要面对问题（planning is the problem），那就必须预见它已经开始的发展趋势。对于它的城市特征，它的集体精神，应或多或少地进行辨识和讨论；对于它当前的日常生活，应当更深入地接触；对于它的经济效益，应当更深度地激发。通过城市活力和生活的自我复兴，

人们已改善的生活条件被明确地予以考虑，内部循环和外部更大范围的流通活动将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建设性的效率和艺术影响都将比之前更加可靠。这是因为，对于城市的考量，必须阐明和控制其地理性要素，反之亦然。因而，理想主义和客观事实并未被割裂开，而必须被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日常的脚步被理想的趋向所引导，它们不可能远及星辰，但必须有所成就，避免走向衰败。

那么，优托邦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城市，它必须在各地被加以规划和实现，依靠我们这些公民——真实存在的城市或日益显现的理想城市中的每一个市民。

必须向许多朋友表达谢意，尤其是那些正在成长中的一代城镇规划师，他们为本书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非要提到其中的某个人，他应该是雷蒙德·昂温 (Raymond Unwin)。也应该向其他一些同事致谢，他们和我一起，共同在都柏林（以前曾在爱丁堡、伦敦等）从事城市改良研究 (civic betterment)；他们中有很多都是女性，我愿将本书献给在城市工作方面最具效率和组织能力的阿伯丁女士 (Lady Aberdeen)。再次向那些为数不多的先驱政治家们致谢，他们极大地推动了城镇规划运动的发展——当然，这主要由约翰·伯恩斯 (John Burns) 阁下所领导，随后被时任苏格兰大臣的彭特兰勋爵 (Lord Pentland) 以及现任爱尔兰大臣的阿伯丁勋爵 (Lord Aberdeen) 更深入地执行，有力地推动了都柏林的城镇规划和住房建设的发展。

更详细的致谢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 M·巴塞洛缪 (Messrs Bartholomew) 父子而言，他们授权从《英格兰地图集》(Atlas of England) 引用本书第 2 章中的人口地图；并且为图 16 至图 19 提供《威尔士风景》(The Welsh Outlook)，为加的夫市中心景观图提供《西部邮政》(Western Mail)。另有几张图纸和照片是通过尤尔特·库尔平 (Ewart Culpin)、W·H·戈弗雷 (W. H. Godfrey) 以及雷蒙德·昂温而得到的。本书最前面的插画和其他 3 个爱丁堡的照片是由爱丁堡的弗兰克·英格利斯 (Frank Inglis) 先生授权使用的，而邓迪 (Dundee) 和汉普斯特德 (Hampstead) 的照片则是由邓迪 Messrs Valentine & Sons 有限公司授权使用的。

最后，但并非微不足道的，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 F·C·米尔斯 (F. C. Mears) 先生提供的许多插图；并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证据、索引和插图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读者朋友或许会注意到，本书的写作是在战前¹，这里除了增加结语之外，没有改动过一字一句；因为本书的主旨以及对德国城市的赞赏或批判，并未受到形势变化的影响。下文中将要频繁提及的城镇规划展览，曾经以插图的方式充分地展示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已完全被警戒且野心勃勃的“埃姆登” (Emden) 所摧毁，但依然在复兴之中重建。

帕特里克·格迪斯

1 即发源于欧洲但波及全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年 8 月—1918 年 11 月) 之前。——译者注

目 录

中文版序	VI
前言	VIII
第1章 城市的进化	1
第2章 人口地图及其内涵	16
第3章 世界城市及其竞争的开端	27
第4章 旧技术时代与新技术时代：工业时代的两个阶段	33
第5章 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	44
第6章 人类的家园	57
第7章 住房建设运动	74
第8章 旅行及其对市民的意义	84
第9章 在德国的一次城市规划旅行	91
第10章 德国的规划组织及其借鉴意义	97
第11章 住房与城市规划的最新进展	109
第12章 城市规划与城市展览	119
第13章 城市规划教育及建立城市学的必要性	142
第14章 城市研究	150
第15章 城市调查	158
第16章 城市和政府基于城镇规划目的的城市调查	162
第17章 城市精神	172
第18章 城市改良的经济意义	180
摘要和结论	189
推荐阅读文献	194
索引	198
译后记	203
著译者简介	205

第 1 章

1

城市的进化

这里将要讨论的城市的进化，并非对城市起源的展示，而是关于当代社会进化的研究，对于未来前进趋向的探究。从事城市研究和城市改良的困难。旨在唤起如收藏家和艺术家、建筑工人、家庭主妇和手工艺人等各阶级的兴趣的范例。对于诸如中世纪城镇（medieval towns）等流行思想的必要修正。旅行者及其把握“概要性景观”（synoptic vision）的需要。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当前的教育工作在阻碍从抽象的政治学向具体的城市学发展方面存在过失。关于前者的批判：需要如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具体知识。关于伦敦问题的政治态度和城市态度，分别专注于选举回馈和城镇规划。

在欧洲和在美国都很相似，城市问题已成为头等大事，并愈加呼唤对其进行研究和治理。任何党派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承认，那些传统的政治方法已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今日之教授——国立的或普通的历史学家，这所学校或那所学校的经济学者——长期工作于不同的领域；尽管一些新型城市研究学者正在许多城市中出现，但他们中尚没有形成明确的一致意见，即便只是调查方法，更不要说其结论如何。然而，在我们的城市中——这里，那里，或许到处都是——一种新的激动人心的行为，一种新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已然开始，没人能否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到处都是新的政策和抱负，新的景象及影响；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正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正在形成中，一种新的社会艺术正在发展中——这些，对于当代社会进化的每一个观察家而言，仍然是完全陌生的；今日之传媒和国会也已开始关注，即便是最保守的镇议会（town councils），最顺从的投票者，最平凡的纳税人，明天也都将很快醒悟。柏林和波士顿，伦敦和纽约，曼彻斯特和芝加哥，都柏林，以及一些小城市——直到最近，无疑仍然主要关注于皇权或国家政治，关注于财政金融，商业贸易，或加工制造业——不是都正趋向于新的、更亲密的自我意识吗？而城市自身仍然是难以言语的：我们难以给它以清晰的表达：迄今，城市仍然主要处于各种情感的冲突阶段，痛苦与愉悦，自尊与羞耻，忧虑与希望，不尽相同地混杂在一起，此种情况下，明确的观念或理想只能在这里或那里开始萌芽。本书正是思想全面激发（general fermentation of thought）的产

2

物——无疑仍是非常不足的。而这种新生科学的素材，并不只是由图书馆员所搜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所出版发行，从学术专著到热情洋溢的畅想书（passionate appealingings），从统计表格到流行的图画书（popular picture-books）：它们正在我们的头脑中萌芽，即便是我们在街道上行走之时，即便是我们阅读报刊之时。

我们能否以自己的方法开展城市研究，开展关于城市进化的探究，就像美国城市研究者通常所喜欢的那样，采取现代的路线，像我们发现它们的那样去思考它们？或者，我们能否遵循历史的和发展的方法，就像诸多的欧洲城市自然而然地所吸引我们的那样？或者，如果结合采取两种方法，那么以什么样的比例，什么样的次序？进而，难道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的和现在的，去探寻城市的未来么？

关于人类进化的研究，并非只是对历史起源的一种回顾。这只是一种人类古生物学——人类考古学和历史学。它甚至并非对当前实际社会进程的分析——社会人类生理学（physiology of social man）抑或经济学（Economics）。第一个问题是根源（Whence）问题——人类社会是从何处开始的？此外，第二个问题是，它是怎么开始的？——人们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进化论者还要问及第三个问题，最好不是关于过去，而是下一步将会如何？——就像某些事情终将来临；更确切地说，是去往何处？——将要发展到哪里？进化的观念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是难以理解的，也更难于实际应用——因此，不应当仅仅调查今日之人类社会如何从昨日发展而来，而且还应当去预见明天甚至是现在已萌芽的发展可能，并为之而准备。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困难的——使我们回归于对现实情况的调查，以及追溯其较早的状态；自从进化论学说清楚地进入人类的视野以来，所有的专家们已经没有眼见或勇气回归至进化论的首要问题，根据这些必要的且具吸引力的调查结果——从貌似变幻不定的发展变化中，对当前的发展趋向进行辨识。

总而言之，辨识城市过去的历史起源，解析城市当前的生命进程（life-processes），不只是合理而颇具吸引力的调查研究，而是对每个城市研究者都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不论是他将游历世界城市（world-cities）并展开调查研究，或是安坐于家中进行研究。这就像农学家，除了对苗木和作物的历史谱系及当前状况的兴趣之外，他一定不会冒着毁灭的危险，疏忽掉为下一个季节而应做的积极准备，他一定会重视关于农业应用的各种研究。对于市民而言，也同样如此。当然，对于所有人而言，进化的进程虽然十分诡秘，但毕竟是最为明显且能迅速得到证明的。每一座城市都被无数的朦胧景象所环绕，每种景象都可能纵横交错、复杂多变。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常常像难以阐明的迷宫般，且当我们对其观察的时候，一切均在不断变化之中，每时每刻。不仅如此，这种特别的网络已经重新自我地编织起来，形成新型且巨大的联合体（combinations）。而在这迷宫似的城市联合体（civiccomplex）中，并没有纯粹的观众（spectators）。盲目的或有远见的，善于创造的或不假思索的，欣喜的或厌恶的——每个人都在纺织着生命的脉络，不管是病态的或健康的，越来越好或是越来越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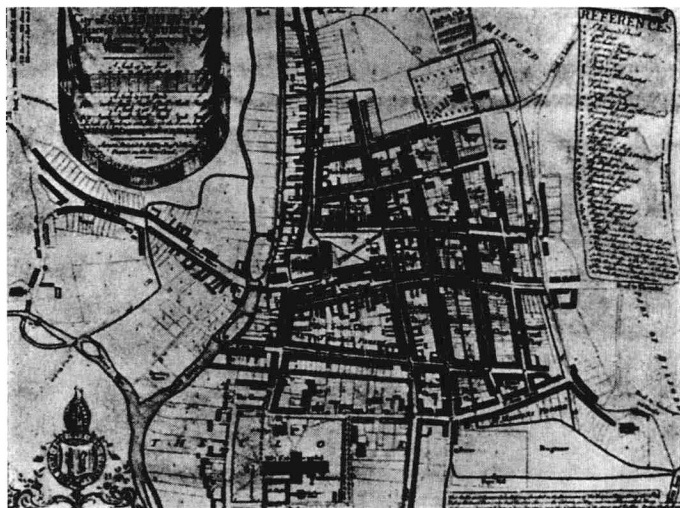


图1 索尔兹伯里：18世纪的规划图，体现出最初规划（13世纪）的痕迹

由于物质对象的浩瀚，我们的工作难以开展。在总体上，应当讨论城市的什么问题？关于罗马、巴黎或伦敦的参考书究竟在哪里？有没有一本丰富且精简的版本？书店的橱窗中什么时候能够摆上一些有漂亮插图的书目，每一本介绍一个城市？这些书目中何时会有关于每个城市的大量文献的介绍，广泛的，不只是偶尔的？以一个最小的历史城市为例——一个目前在英国不太知名，在美国更鲜为人知的历史城市，这里受早先的爱国主义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发生过许多著名的伟大事件——厄斯金·贝弗里奇（Erskine Beveridge）先生的《邓弗姆林书目》（*Bibliography of Dunfermline*）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八开本名著，已经出版了足足两摞！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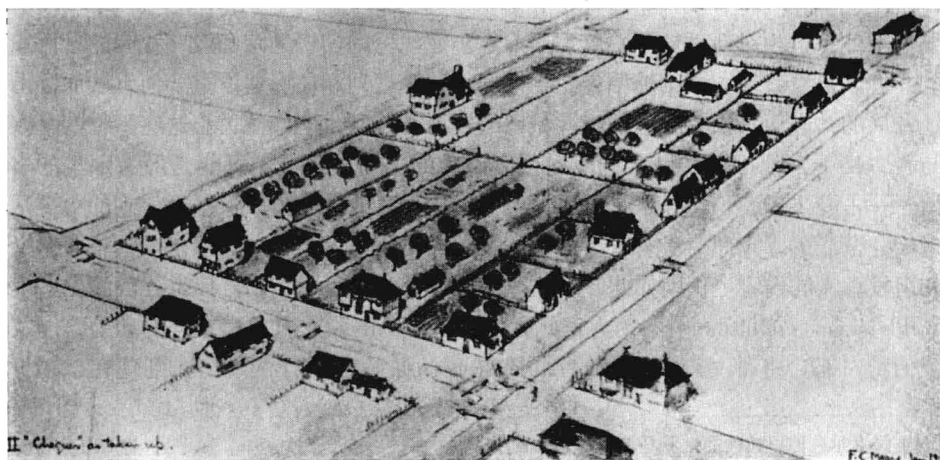


图2 早期的城市街区规划效果图

此外，每个专家，也包括每个一般读者，倾向于将其兴趣限于自己的经验领域。如果要引起文物学者或旅游者的兴趣，我们首先要从他们自己的想法出发；但是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究竟能够怎样去展现它们，以一座最为喜爱的大教堂城市（cathedral cities）为例——索尔兹伯里——是如何被规划的。在1220年索尔兹伯里的主教（Bishop）从古塞勒姆（Old Sarum）¹退出的时候，它给广大市民留下了一个已建成的真正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因而，最初的索尔兹伯里，在6个世纪之前就神奇般地今天的莱奇沃思（Letchworth）和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田园式城郊这般相像，只要关注一下它的住宅就能明白。的确，正是这些住宅的建造者，率先认识到了索尔兹伯里所具有的大型花园空间（greater garden space）及贯穿石板街道的溪流的发展优势；更不必说耸立其中的高贵的大教堂。因而非常有趣地，文物学者现在就成了引导我们追因溯源的恰当人选，追溯古老的花园社区，是如何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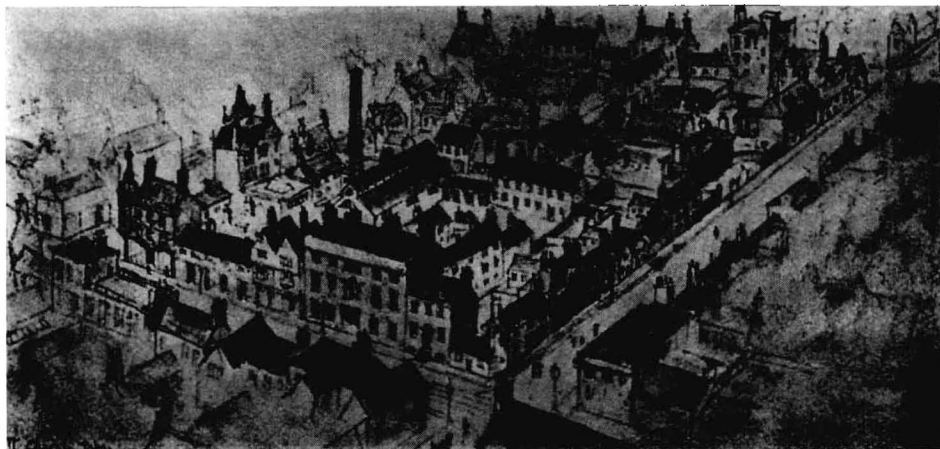


图3 近现代在花园上肆意进行建筑的景象

继清晰地（且相对新近地）堕落为当前索尔兹伯里的拥挤庭院和没有花园的贫民窟的。他亲自重新地、详细地调查，中世纪的城镇规划和住房建设是如何奇妙而和谐地开展的，进而去预见我们的田园城市的发展；并且，不论他关心这些事物的复兴与否，接下来他都能帮助我们应对许多困难的事情，甚至于可能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古爱丁堡，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为拥挤和衰败的城市——然而，它的历史从未被完全泯灭，因此对于有眼力的观察者和历史研究者而言，仍然是极富教育意义和启发意义的内容。正因如此，才有了推动斯科特（Scott）重新开启世界浪漫史（the world-romance of history）的动力，此后卡莱尔（Carlyle）²重现悲喜剧的动力，以及罗伯特·L·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³潜心创作的动力；到现在，在日

1 英国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古罗马名。——译者注

2 卡莱尔（1795—1881年），英国作家，生于苏格兰。——译者注

3 史蒂文森（1850—1894年），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译者注

益科学化的日子里，最早期的英国自然中心（the natural centre），正致力于建立一所关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院以及一所从事城市调查和研究的城市学院。

起初画家可能更难以应付，因为当我们的田园式郊区（Garden-Suburb）中的林荫道已经成长起来、别墅小屋的屋顶已与周边协调起来的时候，他仍然极少去想象未来的艺术究竟将会与多少科目融合。然而我们同样要使他了解——即便是下一个春天，到那时，我们的一些新果园将会首次开花，孩子们将会在其中玩耍。建筑人员又将开始期望建设更多的别墅小屋，对我们的城市梦想漠不关心，对以前的神殿或大教堂规划视而不见。因为他容易忽视，在教堂，更多地在工作日，如果用现代的方式重述，某一个关于没有理想的建设将导致失败的古老谚语，将意味着什么。再者，务实的家庭主妇，忙碌于她的紧凑而便利、但通常也相当狭小且阴暗的盥洗间，当我们告诉她这里已成为古爱丁堡的贫民窟，该盥洗间也可以位于走廊中，或在一个有屋顶但开敞的首层阳台上时，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一直到向她展示历史的证据，甚至其幸存的遗迹。即使到这个时候，由于强烈的习惯性，她也许宁愿选择她所熟悉的部署；无论如何，当她觉悟到这种中世纪的、迂回的处理方式所造成的开敞空间的缺乏时，她或她的女仆可能已处于癆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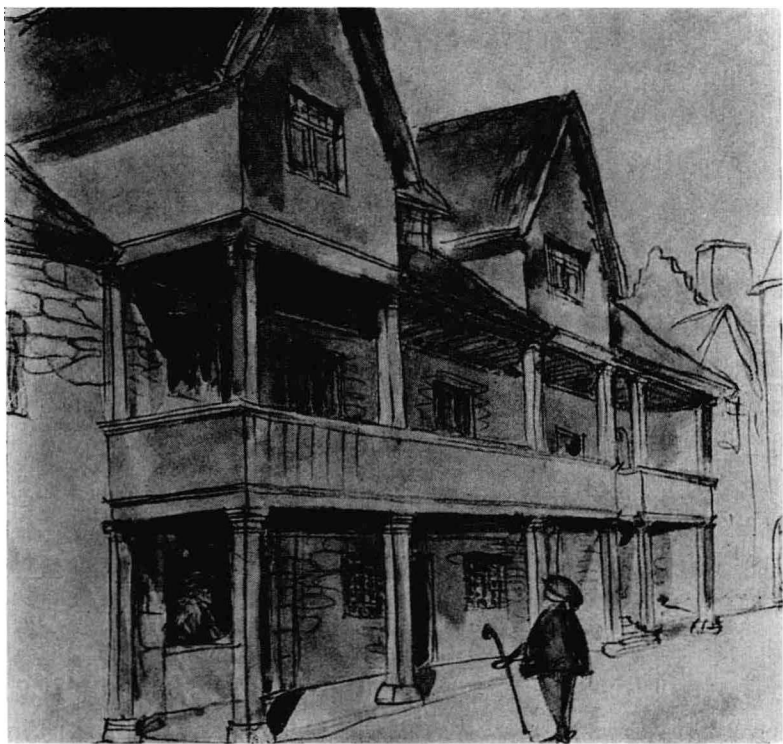


图4 爱丁堡：古大街房屋的重建，带有开敞的街廊

10 病的边缘。她的丈夫，从事着稳定的技工工作，比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具有更多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当被告知许多德国工作城镇比我们的更值得生活之时，可能是目瞪口呆的；如果他是马赛（Marseilles）、尼姆（Nîmes）或法国其他许多



图5 坎农格特（Canongate）留存至今的庭院，具有户外楼梯等

城市中的技工，他将能够和家人一起在小规模的乡村家园中度过夏季的周末休假期——照应着他的葡萄园，或者躺在他自己的无花果树下睡上一阵。首先，让我们结束这种对上述流行信念的预言性的不安。富人和穷人，守旧派和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都被扰乱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一生中已经习惯于倾听和重复关于中世纪城镇的贫困、痛苦及潦倒，他们常常被告知，我们在各个方面已经大大前进了——通过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些古老的规划图或照片，如城镇规划展览的一些资料。因为在那里——或者确实说在任何公共图书馆中——很容易找到一些旧档案，就像在每个城镇中的实际遗存物一样，借此能证实许多中世纪城市的市场和公共场所是多么豪华和宽敞，花园是多么富足，甚至大街是多么宽阔和宏伟。应当给予谴责的——现在的确已经足够了——主要被介绍为自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最坏的情况是在工业时期，也有许多就在我们的现代。如果需要这样一个具体的实例，没有比古爱丁堡的历史街道更生动、更丰富的了，尤其是下文将要论及的古大街。因为，正如前文业已指出的，这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的历史街区已经是，而且依然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聚集区和最拥挤的地区：即使是纽约或芝加哥的一些新的移民聚居区，也不相上下。我们的“爱丁堡城市调查”显示，这些糟糕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近现代，13世纪的城镇规划曾考虑到——并非仅是相关地，而是积极地——遵循它的思路，制订出许多比我们的新城（New Town）和现代化的林荫大道更宏伟的计划：著名的王子大街（Princes Street）。

12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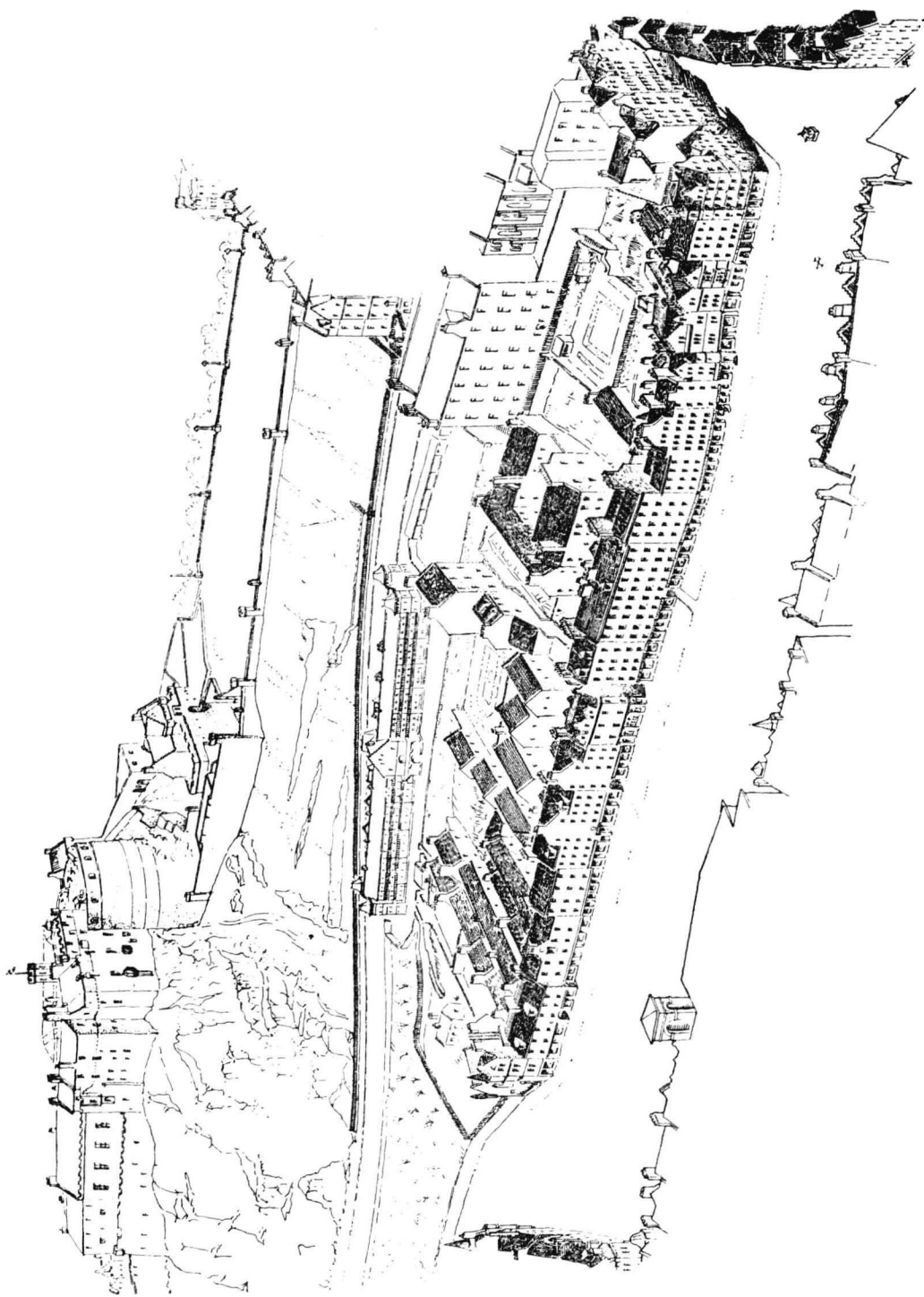


图6 爱丁堡的牧草市场 (Grassmarket): 位于城堡下面的传统的农业中心和集市场所